



诗笺

涑水行吟

□韩义鹏

横岭关前
看黄河转身
中条山在暮霭里
挤出几滴眼泪
便凝成了你——
初生的涑水

从此
波光开始练习抒情
浪花学着押韵

我数着你波纹的足迹
在鹅卵石铺就的河床
没有惊涛的宣言
只有柳枝蘸水
写下无尽的温柔

河畔青柳垂下秀发
却始终够不着
你荡漾的衣襟
风里传来
一声水做的叹息

当你流过山谷
野花在坡地绽放
羊群在石滩跳跃
牧童的苇笛里
流出一段
青涩的旋律

我躺成河岸的姿势
看云朵在你怀中

变幻鳞片
忽然忘了
所有陆地上的忧伤

蝉鸣与鸛唳声中
你流向文明的陡坡
司马家的墨香
裴氏祠堂的匾额
都在波光里
反复临摹

当万千溪流
在你脉管里集合
我触摸到
大地的心跳

我轻唤你乳名时
对岸的青蛙
忽然安静了
只有风
在芦苇间
传递耳语

你与姚暹渠相会时
水纹绽开酒窝
当投入伍姓湖的臂弯
整个河东
都听见了
那声幸福的呢喃

此刻星河低垂
你正把碎月
缀成新的源头

叹春

□杨社军

杨柳絮飞临暮春，

风吹桃瓣化浮尘。
花开花落循天理，
吾辈悠然白发人。

散文

□廉波

清晨，和风习习，碧空如洗，太阳刚露脸，你信步街头，溜着溜着就进了柳园，加入晨练的行列；在家闷得慌，想散散心，你定会悠闲懒散地踱步到柳子湖畔，凭栏俯视，饶有兴致观赏欢快游动的鱼儿；看孙子、照顾老人，说说笑笑不由自主地融入游乐场或健身场；若你是舞蹈爱好者，柳园里悠扬的音乐时常搅得你魂不守舍，急匆匆，慌张张，乱了脚步，挤进摩肩接踵的“舞池”，随着节拍翩翩起舞，一展风姿。柳园，确实是永济人的好去处。

过了“五九”，人们会三五成群地去听春。听春，好优雅的名字，富有诗意，充满幻想，与大自然亲近的美事，谁不想去呢。听春，古来有之，不仅大都市的人车马劳顿、远行追逐，永济人也喜欢。在永济，它是一项不约而同的自由活动。春，长着咧，得空听听。

听春，永济人首选柳园。甲辰年还有几天尾巴，寒风凛冽，迟到的雪花飘飘，有人耐不住寂寞，像得了“痴症”，踽踽独行踏入柳园，直奔梅花园，一棵一棵转，送到鼻孔嗅，耳贴树身听。那专注的劲儿，恰似俯在妻子肚皮听宝宝的胎动。

人常说，干啥的操啥心。没时日，天蒙蒙的，风静静的，那位急不可待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像范进中举一样疯癫：开了，柳园的梅花开了！人们像听得集结号，纷纷往柳园涌。有的顾不得戴棉帽，边走边哈热手，不停地搓耳朵；有的奔走相告，呼朋唤友。少顷，偌大的柳园川流不息，熙熙攘攘。

当你走进梅花园，心头不由得一热。哇，排兵布阵似的，星罗棋布，错落有致，由衷感叹园丁师傅真是独具匠心啊！你看，棵棵梅花树跟俏姑娘似的，落落大方，虬枝苍劲蜿蜒。千百粒黄豆似的花苞依附在褐色的枝节上；嫩黄的花蕊是春的眼眸，前夜的冰霜还凝在蕾蕊，闪烁着洁亮的光。俯听，雪与蕊窃窃私语哩。花蕾们脸憋得嫣红，发出轻轻的嗡嗡声，使足了劲，自我膨胀；半开半闭的花朵像出阁的新娘，外穿洁白褶皱婚纱，内层花瓣则为粉红，羞答答的样子，让人心疼；三五朵盛开的梅花，挺立在枝间，傲风迎雪，粉白娇艳，花心暗紫，花蕊淡黄细长，像一群小精灵在低语。风乍起，枝条摇曳，花朵颤抖如银箔簌簌微响。

梅花园过大年呦，好不热闹，人们三三两两品评、观赏，手机、相机拍个不停。高台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摆开架势，朗声赋怀：“忽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一

柳园听春

老翁手指中条山接咏：“闻道梅花圻晓风，雪堆满满四山中。”身穿白色羽绒服的姑娘也不甘示弱：“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瞬间，梅花园成了赛诗会。在享有“中华诗词之乡”“中国诗人之家”美誉的永济，咏梅是永济人的强项。诗词歌赋的吟诵声在空中回响，人们沉醉在其中，好不快活。

五九半凌水散。柳子湖东西盘旋，弯弯曲曲，坦荡如砥，白花花，光溜溜，无遮无盖，像个溜冰场，两座拱桥凌空飞架，霞光初映，恰似彩虹炫目。倚栏侧听，冰凌的分裂声，像阳光在湖面上弹琴。噌，噌噌，不绝于耳，宛如报春一样吟唱；你盼望这样的响动太久了，急切蹲下身子，竖耳细听，“噤——噤”撕裂声一声催一声；“咔嚓——咔嚓”一声比一声脆亮，像抡鼓，似拍钹，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样子，像在湖下演奏大合唱呢！

霎时，太阳暖洋洋地照着湖面，绸缎似的光芒一缕一缕，肆无忌惮地倾泻。瞧，快瞧，冰凌玩起“变脸”。湖边连接褐色泥土的冰层，由青变紫；湖心的玻璃面像小伙子袒胸露背，慷慨地拥抱阳光，越发亮白；北边被郁郁葱葱、推搡搭肩的熊猫竹掩映下的“半脸湖”，这会儿随着微风吹拂，一会儿绿，一会儿酡，像个害羞的姑娘，忽然想起白居易的诗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风细柳斜斜，垂柳如瀑，永济人对柳树情有独钟。年轻人骑上赛车，结伴去黄河滩听春去了，末了，折返回来，叽叽喳喳念叨，还是柳园有看头。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到柳园听柳蕾报春的萌动。最心急的是老年人，穿着臃肿的羽绒服，捂得严严实实，刚步入富强西街，掀掉连衣帽，小心翼翼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紧舞动的柳条，好像久未谋面的小孙子，贴在“沟壑纵横”的面颊，摩挲，倾听。阿姨抱着孩子，顾不上进柳园大门，随意抓住门口几枝柳条让孩子听，小孩子不省事，闹着要“拧鸣”吹。年轻的母亲会哄孩子，她抚弄柳条、口齿清晰，字正腔圆地教孩子诗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学生们则不同了，星期天急得像猴子似的，脱掉校服，像去吃喜宴一样，换上心仪的服装，成群结队地逛柳园，赏柳、玩湖、爬假山，更忘不了用手机到梅花园补靓照。嬉闹间，咏梅琅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似嫌洁白太清寒，故着微红略破

颜。俯仰聊同闲草木，不妨游戏住人间。”“春风不念人寒槁，故遣梅花为掀倒。溪间陇首欲归时，月淡云低着香恼。”……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逛柳园，有人喜好到西北一隅的假山一游。说是假山，其实是水泥钢筋堆砌的垛子，黑黝黝的，巍峨险峻谈不上，但挺拔傲立，那是柳园的制高点。假山不能爬，可以听。山尖、石凹、缝隙、缓坡，只要有指甲点泥土，或者飞鸟歇息处，就有绿。嘘，轻点，草儿破壳呢。春风吹着口哨，太阳露出笑脸，矫情的雪儿激动地淌着眼泪，草儿趁势，吱吱地拱出来，顶着帽子，眨眨眼，探头探脑地望；呼哧，呼哧，喘口气，伸伸懒腰，缓缓；少时，急切的草儿，不敢怠慢，努力劲，直展腰，嘞，嘞，现出两瓣绿芽，嘘口气，使劲地长。喂，走吧，别打扰小草长个儿。

如果你累了，坐在光滑的麻石上小憩，一瞥，哎呀，脚下的柳子湖绿了，真应了那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湖边鹅黄的垂柳、蓊郁阴翳的翠竹、浓墨重染的塔柏，个个像爱美的男子汉倒映进镜面湖里，摆弄身姿，发出唔唔的叽鸣，引得岸上两只洁白的鸭子扑棱棱扇动翅膀，“咯，咯”唱着歌，飞进湖里畅游。

坐久了，站起身活动活动筋骨。远眺，白雪皑皑的中条山，近在咫尺，顺着风，分明听得山巅“唰唰唰”冰雪消融的声响。春天来了，积雪熬不住了，撒开脚丫，恋恋不舍地寻找小溪去了。

雨水节气过后，春天像感冒的孩子，踉踉跄跄迈步柳园。一昼夜的春风像被苍天用鞭子抽打似的恣意妄为，不管不顾地呜呜吼叫，碧蓝的天空忽然间变得阴沉沉的。梅花瓣伤心地簌簌地落，柳条荡起秋千，修竹抱团匍匐，只有松柏昂首挺胸，坚定沉稳地鼓劲：挺住，挺住！

夜深人静的时候，细雨在春事里澹澹，淅淅沥沥开心地洒入土壤，蒙蒙打湿葱绿。春雨沙沙，点点滴滴打湿了窗棂，惊醒了嗜好听春的人。大清早，人们撑着伞，漫步柳园，享受无法拒绝的美。春雨，如烟似雾，轻纱飘舞，大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情思。春雨，虽然没有浓墨重彩的涂抹，却以独有的方式，赋予春天别样的情怀，为人间勾勒出一幅赏心悦目的画卷。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这个时候的柳园充满魅惑，更加妩媚，犹如待嫁的新娘，出人意料，入人意中，春味越来越浓，春的响动愈发脆亮，听春的人更多了。

砚中书

信使的马蹄声跌碎在冰砚里
惊醒 青花釉瓶中沉睡的一枝桃蕾
三生石的裂纹延伸成水墨皴法
我们跪在香案前占卜今世的卦象
一枚交颈的铜卦钱

一半沉在寒江渔火深处
病榻 缠满诗笺的绑带
你寄来的药香却在铜炉里结痂
咳出的月光凝成一朵灯花
每朵都是未寄出的《菩萨蛮》

一把油纸伞
洒开在青石板上的墨渍
断桥的拱洞
洞穿今世脉脉的深情
彼此互为对方笔洗里游动的鱼
相思的鳃
过滤着隔世的平仄
当寅时的更漏漫过妆台
我们正在诗行第七字处重逢

□晓寒

烛影
在粉墙上拓印思念的经卷
你名字的一笔一画渗入檀木的窗棂
三月的霜悄然爬上信笺
不知是纸白还是月白
独上西楼
你填写的《鹧鸪天》湿了第三行